南史

十



列傳第二十六　　南史三十六

李延壽

羊欣　羊玄保 子戎 兄子希

沈演之 子勃 演之從子憲 兄孫顗 憲孫浚　江夷 子湛 玄孫蒨 曾孫斆 祿

五世孫紑 六世孫揔　江秉之 子謐

夷弟子智深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也曾祖忱晉徐州刺史祖權黃門郎父不疑桂陽太守欣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泛覽經籍尤長隸書父不疑爲烏程令欣年十二時王獻之爲吳興太守甚知愛之欣嘗夏月著新絹裙晝寢獻之入縣見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彌善起家輔

國參軍府解還家隆安中朝廷漸亂欣優遊私門不復進仕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書扇常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為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嘗詣領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改席易衣欣由此益知名桓玄輔政以欣為平西主簿參豫機要欣欲自踈時漏密事玄覺其此意愈更重之以為楚臺殿中郎謂曰尚書政事之本殿中禮樂所出卿昔處股肱方此為輕欣就職少日稱病自免屏居里巷十餘年義熙中弟徽被知於武帝帝謂諮議參軍鄭鮮之曰羊徽一時美器

世論猶在兗後即板欣補右軍劉蕃司馬後為新安太守
在郡四年簡惠著稱除臨川王義慶輔國長史廬陵王義
眞車騎諮議參軍竝不就文帝重以為新安太守在郡十
三年樂其山水嘗為子弟曰人生仕宦至二千石斯可矣
及是便懷止足轉義興太守非其好也頃之稱病篤免歸
除中散大夫素好黃老常手自書章有病不服藥飲符水
而已兼善醫術撰藥方數十卷欣以不堪拜伏辭不朝覲
自非尋省近親不妄行詣行必由城外未嘗入六門武帝
文帝竝恨不識之元嘉十九年卒弟徽字敬猷時譽多欣
位河東太守卒

羊玄保太山南城人也祖楷晉尚書都官郎父綏中書侍
郎玄保初為宋武帝鎮軍參軍少帝景平中累遷司徒右
長史府公王弘甚知重之謂左長史庾登之吏部尚書王
淮之曰卿二賢明美朗詣會悟多通然弘懿之望故當共
推羊也頃之入為黃門侍郎善弈棊品第三文帝亦好弈
與賭郡玄保戲勝以補宣城太守先是劉式之為宣城立
吏人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作部能禽者賞位
二階玄保以為非宜陳之曰臣伏尋亡叛之由皆出於窮
逼今立殊制於事為苦又尋此制施一邦而已若其是邪
則應與天下為一若其非邪亦不宜獨行一郡由此制停

歷丹楊尹會稽太守太常吳郡太守文帝以玄保廉素寡欲故頻授名郡爲政雖無殊績而去後常必見思不營財利產業儉薄文帝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元凶弒立以爲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及孝武入伐朝士多南奔劭集群僚橫刀怒曰卿等便可去矣衆並懼莫敢言玄保容色不異徐曰臣其以死奉朝劭爲解孝武即位以爲金紫光祿大夫以謹敬見知大明五年加散騎常侍特進玄保自少至老謹於祭奠四時珍新未得祠薦者口不妄嘗卒謚曰定子子戎少有才氣而輕薄少行檢語好爲雙聲江夏王義恭嘗設齋

使戎布牀須臾王出以牀狹乃自開牀戎曰官家恨狹更
廣八分王笑曰卿豈唯善雙聲乃辯士也文帝好與玄保
棊嘗中使至玄保曰今日上何召我邪戎曰金溝清泚銅
池摇颺既佳光景當得劇棊玄保常嫌其輕脫云此兒必
亡我家位通直郎坐與王僧達謗時政賜死死後孝武帝
引見玄保玄保謝曰臣無日磾之明以此上負上美其言
戎二弟文帝並賜名曰咸曰粲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
林下正始餘風玄保既善棊而何尚之亦雅好其事吳郡
褚胤年七歲便入高品及長冠絶當時胤父榮期與臧質
同逆胤應從誅何尚之固請曰胤弈棊之妙超古冠今魏

雖犯令以材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
異術不絕不許時人痛惜之玄保兄子希字泰聞少有才
氣爲尚書左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
雖有舊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熂山封水保爲家利自頃
以來頽弛日甚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
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寔害人之深弊爲政所宜去絕損益
舊條更申恒制有司檢壬辰詔書占山護宅強盜律論贓
一丈以上皆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
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
頓去易致嗟怨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恒熂爈

養種竹木雜果爲林芿及陂湖江海魚梁鰌鮆場恒加功脩作者聽不追奪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貲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闕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並計贓依常盜律論停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時益州刺史劉瑀先爲右衛將軍與府司馬何季穆共事不平季穆爲尚書令建平王宏所親待屢毀瑀於宏會瑀出爲益州奪士人妻爲妾宏使希舉察之瑀坐免官瑀恨希切齒有門生謝元伯往來希間瑀密

令訪訊被免之由希曰此奏非我意瑀即日到宏門奉牋陳謝云聞之羊希希坐漏泄免官泰始三年爲寧朔將軍廣州刺史四年希以沛郡劉思道行晉康太守領軍伐俚思道違節失利希遣收之思道不受命率所領襲州希踰城走思道獲而殺之希子崇字伯遠尚書主客郎丁母憂哀毀過禮及聞廣州亂即日便徒跣出新亭不能步涉頓伏江渚門義以小船致之父喪單乃不勝哀而卒

沈演之字臺眞吳興武康人也高祖充晉車騎將軍吳國内史曾祖勁冠軍陳祐長史戍金墉爲燕將慕容恪所陷不屈見殺贈東陽太守祖赤黔廷尉卿父叔任少有幹質

朱齡石伐蜀爲齡石建威府司馬平蜀之功亞於元帥以
功封寧新縣男後拜益州刺史卒演之年十一尚書僕射
劉柳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爲令器沈氏家世爲將而演之
折節好學讀老子百徧以義理業尚知名襲父别爵吉陽
縣五等侯舉秀才爲嘉興令有能名元嘉中累遷尚書吏
部郎先是劉湛劉斌等結黨欲排廢尚書僕射殷景仁演
之雅杖正義與景仁素善盡心朝廷文帝甚嘉之及彭城
王義康出藩誅劉湛等以演之爲右衛將軍景仁尋卒乃
以後軍長史范曄爲左衛將軍與演之對掌禁旅同參機
密尋加侍中文帝謂之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

便坐卿其勉之上欲伐林邑朝臣多不同唯廣州刺史陸
徽與演之贊成上意及林邑平賜群臣黃金生口銅器等
物演之所得偏多上謂曰廟堂之謀卿參其力平此遠夷
未足多建茅土廓清舊都鳴鑾東岱不憂河山之不開也
二十一年詔以演之爲中領軍太子詹事范曄懷逆謀演
之覺其有異言之文帝曄尋伏誅歷位吏部尚書領太子
右衛率素有心氣寢病歷年上使臥疾理事性好舉才申
濟屈滯而謙約自持上賜女伎不受暴卒文帝痛惜贈金
紫光祿大夫謚曰貞子睦位黃門侍郎與弟西陽王文學
勃忿鬩坐徙始興郡勃輕薄好利位太子右衛率加給事

中坐贓賄徙梁州後還給事阮佃夫王道隆等位司徒左長史為後廢帝所誅演之兄子坦之仕齊位都官郎坦之子顗

顗字處默幼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為人讀書不為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貴顯每還吳興賓客塡咽顗不至其門勃就之顗送迎不越閾勃歎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顗內行甚脩事毋兄孝友兄昂一名顒亦退素以家貧仕為始安令兄弟不能分離相隨之任齊永明年中徵拜著作郎太子舍人通直郎並不起文惠太子嘗擬古詩云磊磊落落玉山崩顗

聞之曰此讖言也既而太子薨至秋武帝崩鬱林海陵相
次黜辱顗素不事家產及昂卒逢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
而食或有饋其粱肉者閉門不受唯採蓴荇根供食以樵
採自資怡怡然恒不改其樂梁天監四年大舉北侵南陽
樂藹為武康令以顗從役到建鄴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與
吳興太守柳惲責之不能甄善別賢惲大慙即表停之卒
家所著文章數十篇

憲字彥璋演之從祖弟子也祖說道巴西梓潼二郡太守
父璞之北中郎行參軍憲少有幹局為駕部郎宋明帝與
憲棊謂曰卿廣州刺史材也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

彦回歎美以爲方圓可施少府管掌煩冗材幹者並更其職憲以吏能累遷少府卿武陵王曄爲會稽以憲爲左軍司馬齊高帝以山陰戶衆欲分爲兩縣武帝啓曰縣豈不可御但用不得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珪請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後爲晉安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西陽王子明代爲南兗州憲仍留爲冠軍長史太守如故永明八年子明典籤劉道濟贓私百萬爲有司所奏賜死憲坐不糾免官後除散騎常侍未拜卒當時稱爲良吏憲同郡丘仲起先是爲晉平郡清廉自立褚彦回歎曰目見可欲心能不亂此楊公所以遺子孫也仲起

字子震位至廷尉卒
壽孫浚字叔源少涉學有才幹仕梁歷山陰吳建康三縣
並有能名大清二年累遷御史中丞時臺城爲侯景所圍
外援並至景表請和求解圍還江北詔許之遣右衛將軍
柳津對景盟歃景知城内疾疫稍無守備因緩去期城内
知其背盟復舉烽鼓譟後數日景復進表請和簡文使浚
往景所景曰即日向熱非復行時政欲立效求停君可見
爲申聞浚曰大將軍此意意在得城下風所聞久已乏食
城内雖困尚有兵粮朝廷恐和好乖貳邑密敕外軍若臺
城傾覆勿以二宮爲念當以死雪恥若不能決戰當深壁

自守大將軍十萬之衆將欲何資景横刀於膝瞋目叱之浚乃正色責景曰河南王人臣而舉兵向闕今朝廷已赦王罪結盟口血未乾而復翻背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使也奉命而行何用見脅徑去不顧景歎曰是眞司直也然密銜之又勸張嵊立義後得殺之

江夷字茂遠濟陽考城人也祖晉護軍將軍父敳驃騎諮議參軍夷少自藻厲爲後進之美宋武帝板爲鎭軍行參軍豫討桓玄功封南郡州陵縣五等侯累遷大司馬武帝命大司馬府琅邪國事一以委焉武帝受命歷位吏部尚書吳郡太守營陽王於吳縣見害吏臨哭盡禮以兄疾去

官後爲右僕射夷美風儀善舉止歷任以和簡著稱出爲
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未之職卒遺令薄斂蔬奠務存儉
約子湛
湛字徽深居喪以孝聞愛文義善彈棊鼓琴兼明筭術爲
彭城王義康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司空檀道濟爲子求
娶湛妹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義康之盛
人競求自昵唯湛自疎固求外出乃以爲武陵内史隨王
誕爲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以湛爲長史南東海太守委
以政事元嘉二十五年徵爲侍中任以機密遷左衛將軍
時改選學職以太尉江夏王義恭領國子祭酒湛領博士

轉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遇瀚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牛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在選職頗有刻覈之譏而公平無私不受請謁論者以此稱焉初上大舉北侵舉朝謂爲不可唯贊成之及魏太武至瓜步以湛兼領軍軍事處分一以委焉魏遣使求昏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衆並謂宜許湛謂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茍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及左右推排之殆於傾倒劭後宴集未嘗命湛上乃爲劭長子偉之娉湛第三女欲以和之上將廢劭使湛具詔草劭之入殺湛直上省

聞叫乃匿傍小屋劭遣求之含吏給云不在此兵即殺含吏乃得見湛湛據窻受害意色不撓五子恁恕懋遜法壽皆見殺初湛家數見怪異未敗少日所眠牀忽有數斗血孝武即位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簡公恁位著作佐郎恁子斆

斆字叔文母宋文帝女淮陽長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爲名器少有美譽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爲丹楊丞時袁粲爲尹見斆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數與宴賞留連日夜遷中書郎斆庶祖母王氏老疾斆視膳甞藥七十餘日不解衣及累居內官每

以侍養陳請朝廷優其朝直初湛娶褚秀之女大義不終褚彥回爲衛軍重數爲人先通意引爲長史隨府轉司空長史領臨淮太守轉齊高帝太尉從事中郎齊臺建爲吏部郎高帝即位數以祖母久疾啓求自解初宋明帝敕數出繼其叔遜爲從祖淳後於是僕射王儉啓禮無後小宗之文近代緣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既孤之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忠簡胤嗣所寄唯數一人傍無朞屬數宜還本若不欲江遜絕後可以數小兒繼遜爲孫尚書參議謂閒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顗無子立孫墜禮之始何琦又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數還本家詔使

自量立後者出爲豫章內史還除太子中庶子未拜門客通贓利武帝遣信檢覆斅藏此客而躬自引咎上甚有怪色王儉從容啓上曰江斅若能臨郡此便是具美耳上意乃釋永明中爲竟陵王司馬斅好文辭圍棊第五品爲朝貴中最遷侍中歷五兵尚書東陽吳二郡太守復爲侍中轉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啓武帝曰江斅今重登禮閣兼掌六軍慈渥所覃寔有優忝但語其事任殆同閑輩天旨既欲升其名位愚謂以侍中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納言上曰斅常啓吾爲其鼻中惡今既以何胤王瑩還門下故有此回換耳先是中書舍人紀僧眞幸於武帝稍歷

軍校容表有士風謂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爲兒昏得荀昭光女即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斆謝瀹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之僧眞承旨詣斆登榻坐定斆便命左右曰移吾牀讓客僧眞喪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時人重斆風格不爲權倖降意隆昌元年爲侍中領國子祭酒鬱林廢朝臣皆被召入宮斆至雲龍門方知廢立託散動醉吐車中而去明帝即位改領祕書監又改領晉安王師卒遺令不受賻贈詔賻錢三萬布百匹子蒨啓遵斆命不受詔嘉美之從其所請贈散騎常侍太常卿謚曰敬子子蒨

倩字彥標幼聰警讀書過口便誦選爲國子生舉高第起家祕書郎累遷廬陵王主簿居父憂以孝聞廬于墓側明帝敕遣齋仗二十人防之墓所服闋累遷建安內史梁武帝起兵遣寧朔將軍劉誐之爲郡倩拒之及建鄴平倩坐禁錮俄被原歷太尉臨川王長史尚書吏部郎領右軍方雅有風格僕射徐勉權重唯倩及王規與抗禮不爲之屈勉因倩門客翟景爲子繇求昏於倩女不荅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此與勉忤勉又爲子求倩弟葺及王泰女二人竝拒之葺爲吏部郎坐杖曹中幹免官泰以疾假出宅乃遷散騎常侍皆勉意也初天監六年詔以侍中常侍竝

侍帷幄分門下二局入集書其官品視侍中而非華胄所
悦故勉斥泰爲之蒨尋遷司徒左長史初王泰出閤武帝
謂勉云江蒨資歷應居選部勉曰蒨有眼患又不悉人物
乃止遷光祿大夫卒謚肅蒨好學尤悉朝儀故事撰江左
遺典三十卷未就卒文集十五卷蒨弟曇字彦德少學涉
有器度位侍中太子詹事承聖初卒曇弟禄
禄字彦遐幼篤學有文章工書善琴形貌短小神明俊發
位太子洗馬湘東王録事參軍以氣陵府王王深憾焉廬
陵威王續代爲荆州留爲驃騎諮議參軍獻書告别王荅
書乃致恨禄先爲武寧郡頗有資産積錢於壁壁爲之倒

迮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鍾東應者也湘東王恨之既深以其名禄改字曰榮財以志其忿後爲唐侯相卒撰列仙傳十卷行於世及井纂阜木人賦敗船詠盆以自喻子徽亦有文采而清狂不慧常以父爲戲脩子紑

紑字含絜幼有孝性年十三父脩患眼紑侍疾將朞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紑第三叔禄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眞能度彼岸脩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爲寺乞賜嘉名敕荅云純臣孝子往往

感應晉時頗含遂見𡨋中送藥又近見智者以卿第二息夢云飲慧眼水慧眼則五眼之一號可以慧眼爲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洌異於恒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煑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南康王爲徐州召爲迎主簿紑性沈靜好莊老玄言尤善佛義不樂進仕及父卒紑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絶聲月餘乃卒子揔

揔字揔持七歲而孤依于外氏幼聰敏有至性元舅吳平侯蕭勱名重當世特所鍾愛謂曰爾神采英拔後之知名當出吾右及長篤學有文辭仕梁爲尚書殿中郎武帝撰正言始畢製述懷詩揔預同此作帝覽揔詩深見嗟賞轉

侍郎尚書僕射范陽張纘度支尚書琅邪王筠都官尚書
南陽劉之遴並高才碩學摠時年少有名纘等雅相推重
爲忘年友會之遴嘗酬摠詩深相欽挹累遷太子中舍人
侯景寇建鄴詔以摠權兼太常卿守小廟臺城陷避難會
稽郡憩於龍華寺乃製脩心賦摠第九舅蕭勃先據廣州
又自會稽往依焉及元帝平侯景徵爲始興內史會魏剋
江陵不行自此流寓嶺南積歲陳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
徵還累遷左戶尚書轉太子詹事摠性寬和溫裕尤工五
言七言溺於浮靡及爲宮端與太子爲長夜之飲養良娣
陳氏爲女太子亟微行遊摠家宣帝怒免之後又歷侍中

左戶尚書後主即位歷吏部尚書僕射尚書令加扶既當權任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多爲豔詩好事者相傳諷翫于今不絕唯與陳暄孔範王瑳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由是國政日頹綱紀不立有言之者輕以罪斥之君臣昏亂以至于滅禎明三年陳亡入隋拜上開府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年七十六其爲自序云太建之時權移群小諂嫉作威屢被摧黜柰何命也識者譏其言跡之乖有文集三十卷長子溢頗有文辭性傲誕驕物雖近屬故友不免詆欺歷中書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入隋爲秦王文學卒

江智深夷之弟子也父僧安宋太子中庶子夷有盛名夷子湛又有清譽父子並貴達智深父少無名問湛禮敬甚簡智深常以為恨自非節歲不入湛門及為隨王誕後軍參軍在襄陽誕待之甚厚時諮議參軍謝莊主簿沈懷文與智深友善懷文每稱曰人所應有盡有所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深乎元嘉末除尚書庫部郎時高流官序不為臺郎智深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悅固辭不拜後為竟陵王誕司空主簿記室參軍領南濮陽太守遷從事中郎誕將為逆智深悟其機請假先反誕事發即除中書侍郎智深愛好文雅辭采清贍孝武深相知待恩禮冠朝上宴

私甚數多命羣臣五三人遊集智深常爲其首同侶未及
前輒獨蒙引進每以越衆爲慙未嘗有喜色每從游幸與
羣僚相隨見傳詔馳來知常呼己聳動愧恧形於容貌論
者以此多之遷驍騎將軍尚書吏部郎上每酣宴輒詆羣
臣並使自相嘲訐以爲歡笑智深素方退漸不會旨上嘗
使王僧朗戲其子景文智深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
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智深伏席流涕由此恩寵大
衰出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
事初上寵姬宣貴妃殷氏卒使羣臣議謚智深上議曰懷
上以不盡嘉號甚銜之後車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羣

臣皆騎從上以馬鞭指墓石柱謂智深曰此柱上不容有懷字智深益惶懼以憂卒子鈞太子洗馬早卒後廢帝皇后鈞之女也廢帝即位以后父追贈金紫光禄大夫鈞妻王平望鄉君智深兄子緊早孤智深養之如子緊歷黃門吏部郎侍中武陵王賛北中郎長史

江秉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也祖逌晉太常父纂給事中秉之少孤弟妹七人並幼撫育姻娶盡其心力宋少帝時爲永世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徵爲建康令爲政嚴察部下肅然後爲山陰令人户三萬政事繁擾訟訴殷積階庭常數百人秉之御繁以簡常得無事宋世唯顧覬之亦

以省務著績其餘雖復刑政脩理而未能簡事以在縣有能出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在臨海並以簡約見稱卒於官所得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飢寒人有勸其營田秉之正色答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秉之宗人邃之字玄遠頗有文義撰文釋傳於世位司徒記室參軍秉之子徽尚書都官郎吳令元凶殺徐湛之子徽以黨與見誅子謚

謚字令和父徽遇禍謚繫尚方宋孝武平建鄴乃得出爲于湖令強濟稱職宋明帝爲兖州謚傾身奉事爲帝所待即位以爲驃騎參軍弟蒙貌醜帝常召見狎侮之謚再遷

右丞兼比部郎太始四年江夏王義恭第十五女卒年十九未笄禮官議從成人服諸王服大功左丞孫敻重奏禮記女子十五而笄鄭玄云應年許嫁者也其未許嫁者則二十而笄射慈云十九猶爲殤禮官違越經典於理無據太常以下結免贖論謐坐杖督五十奪勞百日謐又奏敻先不研辯混同謬議準以事例亦宜及咎敻又結免贖論詔可出爲建平王景素冠軍長史長沙内史行湘州事政教苛刻僧遵道又與謐情款隨謐在郡犯小事餓繫郡獄僧遵道裂三衣食之盡而死爲有司奏徵還明帝崩遇赦免齊高帝領南兖州謐爲鎮軍長史廣陵太守入爲游擊

將軍性疏俗善趨時利元徽末朝野咸屬意建平王景素

謐深自委結景素事敗僅得免禍蒼梧王廢後物情尚懷

疑貳謐獨竭誠歸事齊高帝昇明元年爲黄門侍郎領尚

書左丞沈攸之事起議加高帝黄鉞謐所建也事寧遷吏

部郎齊建元元年位侍中既而驃騎豫章王嶷領湘州以

謐爲長史封永新縣伯三年爲左户尚書諸皇子出閤用

文武王帥悉以委謐尋敕選曰江謐寒士誠當不得競等

華儕然甚有才幹可遷掌吏部謐才長刀筆所在幹職高

帝崩謐稱疾不入衆頗疑其怨不預顧命武帝即位謐又

不遷官以此怨望時武帝不豫謐詣豫章王嶷請閒曰至

尊非起疾東宮又非才公今欲何討武帝知之出謚爲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未發憂甚乃以奕棊占卦云有客南來金椀玉杯上使御史中丞沈冲奏謚前後罪惡請收送廷尉詔賜死果以金罌盛藥鴆之子介建武中爲吴令政亦深苛人門榜死人髑髏爲謚首介棄官而去

論曰敬元夷簡歸譽玄保弘懿見推其取重於世豈虚名也然玄保時隆帝念雖命稟於玄天跡其恩寵蓋亦猶賢之助沈氏世傳武節而演之以業尚見知綢繆帷幄遂參機務㥯默保閑篤素叔源節見臨危懿德高風所謂世有人矣茂遠自晉及陳雅道相係奕世載德斯之謂焉而揔

溺於寵狎反以文雅為敗然則士之成名所貴彬彬而已
玄叔清介著美足以追蹤古烈令和窺覘成性終取躓於
險塗宜矣

列傳第二十六

南史三十六

李　延壽

沈慶之 孫昭略　子文季　弟文秀
從子攸之　攸之從孫僧昭
宗慤 從子夬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也少有志力晉末孫恩作亂使其鄉邑冦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屢捷由是以勇聞荒擾之後鄉邑流散慶之躬耕壟畝勤苦自立年四十未知名兄敞之爲趙倫之征虜參軍監南陽郡擊蠻有功遂即真慶之往襄陽省兄倫之見而賞之命子竟陵太守伯符板爲寧遠中兵參軍竟陵蠻屢爲冦慶之爲設規略每



擊破之伯符由此致將帥之稱永初二年慶之除殿中員外將軍又隨伯符隸到彥之北侵伯符病歸仍隸檀道濟道濟白文帝稱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出入禁省領軍劉湛知之欲相引接謂曰卿在省年月久遠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湛轉兵員將軍及湛被收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靺縛袴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遣收吳郡太守劉斌殺之元嘉十九年雍州刺史劉道產卒群蠻大動征西司馬朱脩之討蠻失利以慶之爲建威將軍率衆助脩之失律

下獄慶之專軍進討大破緣沔諸蠻後爲孝武撫軍中兵參軍孝武以本號爲雍州隨府西上征蠻寇屢有功還都復爲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南濟陰太守雍州蠻又爲寇慶之以將軍太守復隨王誕入沔及至襄陽率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伐沔北諸山蠻大破之威震諸山群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群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慶之引軍出前後破降甚衆又討犬羊諸山蠻緣險築重城施門櫓甚峻慶之連營山下營中開門相通又令諸軍各穿池於營内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蠻之

火頭之風甚猛夜下山人提一炬燒營火至輒以池水灌滅之蠻被圍守日久並飢乏自後稍出歸降慶之前後所獲蠻並移都下以為營戶二十七年遷太子步兵校尉其年文帝將北侵慶之諫曰道濟再行無功彥之失利而反令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恐重辱王師上曰王師再屈別有所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所恃唯馬夏水浩大泛舟濟河碻磝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剋此二戍館穀弔人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慶之固陳不可時丹楊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並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為國譬如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

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及軍行慶之副玄謨
玄謨進圍滑臺慶之與蕭斌留守碻磝仍領斌輔國司馬
玄謨攻滑臺積旬不拔魏太武大軍南向斌遣慶之將五
千人救玄謨慶之曰少軍輕往必無益也會玄謨退還斌
將斬之慶之諫乃止蕭斌以前驅敗績欲絕死固碻磝慶
之以爲不可會制使至不許退諸將並宜留斌復問計
於慶之慶之曰閫外之事將所得專制從遠來事勢已異
節下有一范曾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
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
也玄謨自以退敗求戍碻磝斌乃還歷城申坦垣護之共

據清口慶之奔驛馳歸二十九年師復行慶之固諫不從以立議不同不使北出是時亡命司馬黑石廬江叛吏夏侯方進在西陽五水誑動羣蠻自淮汝間至江沔咸罹其患乃遣慶之督諸將討之制江豫荆雍並遣軍受慶之節度三十年孝武出次五洲揔統羣帥慶之從巴水出至五洲諮受軍略會孝武典籤董元嗣自建鄴還陳元凶殺逆孝武遣慶之引諸軍慶之謂腹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數其餘將帥並易與耳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時元凶密與慶之書令殺孝武慶之入求見孝武稱疾不敢見慶之突前以元凶手書呈簡孝武泣求入內與母辭慶之曰下官

受先帝厚恩常願報德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何是疑之深帝起再拜曰家國安危在於將軍慶之即勒內外處分府主簿顔峻聞慶之至馳入見帝曰今四方尚未知義師之舉而劭據有天府首尾不相應赴此危道也宜待諸鎮脣齒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方興大事而黄頭小兒皆參預此禍至矣宜斬以徇衆帝曰竣何不拜謝竣起再拜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之事於是處分旬日内外整辦時皆謂神兵百姓欣悅衆軍既集假慶之為武昌内史領府司馬孝武至尋陽慶之及柳元景等並勸即大位不許賊劭遣慶之門生錢無忌齎書説慶之解甲慶之執無忌

白之孝武踐祚以慶之爲領軍將軍尋出爲南兗州刺史加都督鎮盱台封南昌縣公孝建元年魯爽反遣慶之與薛安都等往討之安都臨陣斬爽進慶之號鎮北大將軍尋與柳元景俱開府儀同三司固辭改封始興郡公慶之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以爲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讓乃至稽顙自陳言輒泣涕上不能奪聽以郡公罷就第月給錢十萬米百斛二衞史五十人大明三年司空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復以慶之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南兗州刺史加都督率衆討之誕遣客沈道愍齎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愍反數以罪惡慶

之至城下誕登樓謂曰沈公君白首之年何爲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慶之塞壍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時夏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以激之制無所問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慶之不開悉焚之誕於城上投函表令慶之爲送慶之曰我奉制討賊不得爲汝送表每攻城慶之輒身先士卒上戒之曰卿爲統任當令處分有方何須身受矢石邪自四月至七月乃屠城斬誕進慶之司空又固讓爵於是與柳元景並依晉密陵侯鄭袤故事朝會慶之位次司空元景在從公之上給卹吏五十人門施行馬初

慶之嘗夢引鹵簿入廁中慶之甚惡入廁之鄙時有善占
夢者爲解之曰君必大富貴然未在旦夕問其故荅云鹵
簿固是富貴容廁中所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今主及
中興之功自五校至是而登三事四年西陽五水蠻復爲
寇慶之以郡公統諸軍討平之慶之居清明門外有宅四
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攜子孫徙居之
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閈焉廣開田園
之業每指地語人曰錢盡在此中興身享大國家素富厚
產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再獻錢千萬穀萬斛以始興封優
近求改封南海郡不許妓妾十數人並美容工藝慶之優

游無事盡意歡愉自非朝賀不出門每從游幸及校獵據鞍陵厲不異少壯太子妃上孝武金鏤匕筯及杅杓上以賜慶之曰觴酌之賜宜以大夫爲先也上嘗歡飲普令羣臣賦詩慶之粗有口辯手不知書每將署事輒恨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受師伯上即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衆坐並稱其辭意之美孝武晏駕慶之與柳元景等並受顧命遺制若有大軍旅及征討悉委慶之前廢帝即位加慶之几杖給三望車一乘慶之每朝賀常乘豬鼻無幰車左

右從者不過三五騎履行園田每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遇
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游履田園有
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
賜几杖並固讓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慶之會其游田元景
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
容曰夫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並出貧賤因
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損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
見成敗者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為乎於是插杖而耘
不為之顧元景等徹侍衛褰裳從之慶之乃與相對為歡慶
之既通貴鄉里老舊素輕慶之者後見皆膝行而前慶之

歎曰故是昔時沈公覘諸沈爲劫首者數十人士悉患之
慶之詭爲置酒大會一時殺之於是合境肅清人皆喜悅
廢帝狂悖無道衆勸之廢立及柳元景等連謀以告慶之
慶之與江夏王義恭不平發其事帝誅義恭元景等以慶
之爲侍中太尉及義陽王昶反慶之從帝度江捴統衆軍
帝凶暴日甚慶之猶盡言諫爭帝意稍不悅及誅何邁慮
慶之不同量其必至乃開清溪諸橋以絕之慶之果往不
得度而還帝又忌之乃遣其從子攸之齎藥賜死時年八
十是歲旦慶之夢有人以兩疋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寤
而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疋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

矣及死贈賻甚厚遣贈侍中大尉如故給鸞輅轀輬車前
後羽葆鼓吹謚曰忠武公未及葬帝崩明帝即位追贈侍
中司空謚曰襄公太始七年改封蒼梧郡公慶之羣從姻
戚由慶之在列位者數十人長子文叔侍中慶之之死
也不肯飲藥攸之以被掩殺之文叔密取藥藏録或勸文
叔逃避文叔見帝斷截江夏王義恭支體處棄亡之日帝
怒容致義恭之變乃飲藥自殺文叔子昭明位秘書郎聞
父死曰何忍獨生亦自縊死元徽元年還復先封時改始
興為廣興昭明子曇亮襲廣興郡公齊受禪國除昭明弟
昭略

昭略字茂隆性狂儁不事公卿使酒杖氣無所推下嘗醉
晚日負杖攜家賓子弟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
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邪何乃瘦
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柰何王約柰
汝癡何昇明末爲相國西曹掾齊高帝賞之及即位謂王
儉曰南士中有沈昭略何職處之儉以擬前軍將軍上不
欲遠乃可其奏尋爲中書郎累遷侍中王晏嘗戲昭略曰
賢叔可謂吳興僕射昭略曰家叔晚登僕射猶賢於尊君
以卿爲初蔭永元中與叔父文季俱被召入華林省茹法
珍等進藥酒昭略怒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

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投其面曰使爲破面鬼死時言笑自若了無懼容徐孝嗣謂曰見卿使人想夏侯泰初荅曰明府猶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下官見龍逢比干欣然相對霍光脱悶明府今日之事何辤荅之邪昭略弟昭光聞收兵至家人勸逃去昭光不忍捨母入執母手悲泣遂見殺時昭明子曇亮已得逃去聞昭光死乃曰家門屠滅獨用生何爲又絶吭而死時人歎其累世孝義中興元年贈昭略太常昭光廷尉

文季字仲達文叔弟也以寛雅正直見知尤善塞及彈碁在宋封山陽縣五等伯位中書郎父慶之遇害諸子見收

文叔謂之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殺文季揮刀馳馬去收
者不敢追遂免明帝立爲黃門郎領長水校尉明帝宴會
朝臣以南臺御史賀咸爲柱下史糾不醉者文季不肯飲
被驅下殿晉平王休祐爲南徐州帝就褚彦回求幹事人
爲上佐彦回舉文季轉驃騎長史南東海太守休祐被殺
雖用薨禮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往墓展哀元徽初自秘
書監出爲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飲亦至三
斗嘗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昇明元年沈攸之反齊高帝
加文季冠軍將軍督吳興錢唐軍事初慶之死也攸之求
行至是文季收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以復舊

怨親黨無吹火焉君子以文季能報先恥齊國建爲侍中領祕書監建元元年轉太子右衛率侍中如故改封西豐縣侯文季風采稜岸善於進止司徒褚彥回當時貴望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爲之屈武帝在東宮於玄圃宴朝臣文季數舉酒勸彥回彥回甚不平啓武帝曰沈文季謂彥回經爲其郡依然猶有故情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失土不識枌榆遂言及魏軍動事彥回曰陳顯達沈文季當今將略足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是發怒啓武帝曰褚彥回遂品藻人流臣未知其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武帝笑曰沈率醉也中丞劉休舉其

事見原後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彥回並善琵琶酒闌彥回取樂器爲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章王嶷又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彥回顏色無異終曲而止永明中累遷領軍將軍文季雖不學發言必有辭采武帝謂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當世善其對明帝輔政欲以文季爲江州遣左右單景儁宣旨文季陳讓稱老不願外出因問右執法有人未景儁還具言之延興元年以爲尚書右僕射明帝即位加領太子詹事尚書令王晏嘗戲文季爲吳興僕射文季荅曰琅邪執法似不出卿門建

武二年魏軍南伐明帝以為憂勅文季鎮壽春文季入城門嚴加備守魏軍尋退百姓無所損永元元年轉侍中左僕射始安王遙光反其夜遣於宅掩取文季欲以為都督而文季已還臺明日與尚書令徐孝嗣共坐南掖門上時東昏已行殺戮孝嗣深懷憂慮欲與文季論時事文季輒引以佗辭終不得及事寧加鎮軍將軍置府史文季以時方昏亂託老疾不豫朝機兄子昭略謂文季曰阿父年六十為員外僕射欲求免乎文季笑而不答未幾見害先被召便知敗舉動如常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反於華林省死年五十八朝野寃之中興元年贈司空謚曰忠憲公

文秀字仲遠慶之弟子也父邵之南中郎行參軍文秀宋前廢帝時累遷青州刺史將之鎮部曲出次白下文秀說慶之以帝狂悖猶在難測欲因此衆力圖之慶之不從及行慶之果見殺又遣直閤江方興領兵誅文秀未至而明帝已定亂時晉安王子勛據尋陽文秀與徐州刺史薛安都並同子勛及尋陽平定明帝遣其弟召之使歸命請罪即安本任四年封新城縣侯先是冀州刺史崔道固亦據歷城同反文秀遣信引魏魏遣慕容白曜援之及至而文秀已受朝命文秀善於撫御被魏圍三載無叛者五年為魏所尅終于北

攸之字仲達慶之從父兄子也父叔仁爲宋衡陽王義季征西長史兼行參軍領隊攸之少孤貧元嘉二十七年魏軍南攻朝廷發三吳之衆攸之亦行及至建鄴詣領軍將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以爲形陋不堪攸之歎曰昔孟嘗君身長六尺爲齊相今求士取肥大者哉因隨慶之征討二十九年征西陽蠻始補隊主巴口建義授南中郎府板長兼行參軍新亭之戰身被重創事寧爲太尉行參軍封平洛縣五等侯隨府轉大司馬行參軍晉時都下二岸揚州舊置都部從事分掌二縣非違永初以後罷省孝建三年復置其職攸之掌北岸會稽孔璪掌南岸後又

罷攸之還員外散騎侍郎又隨慶之征廣陵屢有功被箭
破骨孝武以其善戰配以仇池步矟事平當加厚賞爲慶
之所抑遷太子旅賁中郎攸之甚恨之前廢帝景和元年
除豫章王子尚車騎中兵參軍直閤與宋越譚金等並爲
廢帝所寵誅戮羣公攸之等皆爲之用命封東興縣侯明
帝即位以例削封尋告宋越譚金等謀反復召直閤會四
方反叛南賊已次近道以攸之爲寧朔將軍尋陽太守率
軍據虎檻時王玄謨爲大統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
軍後爲駱驛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軍吏
曰今衆軍同舉而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

致駭亂此敗道也請就一軍取甓衆咸從之殷孝祖爲前鋒都督失夫人情攸之内撫將士外諧羣帥衆竝安之時殷孝祖中流矢死軍主范潛率五百人投賊人情震駭竝謂攸之宜代孝祖爲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摠統衆軍聞孝祖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遺各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爲孝祖既死賊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爲巳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主詣方興推重并慰勉之方興甚悅攸之既出諸軍主竝尤之攸之曰卿忘廉藺寇賈事邪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明旦進戰自寅訖午大

破賊於赭圻尋進號輔國將軍代孝祖督前鋒諸軍事薛常保等在赭圻食盡南賊大師劉胡屯濃湖以囊盛米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赭圻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尋剋赭圻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袁顗復率大衆來入鵲尾相持既久軍主張興世越鵲尾上據錢溪劉胡自攻之攸之率諸將攻濃湖錢溪信至大破賊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之顗駭懼急追胡還攸之諸軍悉力進攻多所斬獲胡於是棄衆而奔顗亦奔走赭圻濃湖之平也賊軍委棄資財珍貨山積諸軍各競收斂唯攸之張興世約勒所部不犯毫芥

諸將以此多之攸之進平尋陽遷中領軍封貞陽縣公時劉遵考為光祿大夫攸之在御坐謂遵考曰形陋之人今何如帝問之攸之依實對帝大笑累遷郢州刺史爲政刻暴或鞭士大夫上佐以下有忤意輒面加詈辱而曉達吏事自強不息士庶畏憚人莫敢欺聞有猛獸輒自圍捕往無不得一日或得兩三若逼暮不禽則宿昔圍守賦斂嚴苦徵發無度繕修船舸營造器甲自至夏口便有異圖進監豫司之二郡軍事進號鎮軍將軍泰豫元年明帝崩攸之與蔡興宗竝在外蕃同預顧命會巴西人李承明反蜀土騷擾時荊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被徵新除荊州刺史蔡

興宗未之鎮乃遣攸之權行荆州事會承明已平乃以攸之爲鎮西將軍荆州刺史加都督聚斂兵力養馬至二千餘疋皆分賦邏將士使耕田而食廪財悉充倉儲荆州作部歲送數千人仗攸之割留之簿上云供討四山蠻裝戰艦數百千艘沈之靈溪裏錢帛器械巨積漸懷不臣之心朝廷制度無所遵奉富貴擬於王者夜中諸廂廊然燭達旦後房服珠玉者數百人皆一時絶貌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密有異志欲以微旨動攸之使道士陳公昭作天公書一函題言沈丞相送攸之門者攸之不開書推撿得公昭送之朝廷後廢帝元徽二年休範舉兵襲都攸之謂僚

佐曰桂陽今逼朝廷必聲言吾與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於是遣使受郢州刺史晉熙王燮節度會休範平使乃還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讓開府攸之自擅閫外朝廷疑憚之累欲徵入慮不受命乃止四年建平王景素據京城反攸之復應朝廷景素尋平時有臺直閤高道慶家在江陵攸之初至州道慶在家牒其親戚十餘人求州從事西曹攸之為用三人道慶大怒自入州取教毀之而去道慶素便馬攸之與宴飲於聽事前合馬槊道慶槊中攸之馬鞍怒索刃槊道慶馳馬而出還都說攸之反狀請三千人襲之朝議慮其事難濟高帝又保

持不許楊運長等常相疑畏乃與道慶密遣刺客齎廢帝
手詔以金餅賜攸之州府佐吏進其階級時有象三頭至
江陵城北數里攸之自出格殺之忽有流矢集攸之馬鄣
泥其後刺客事發廢帝既殞順帝即位加攸之車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齊高帝遣攸之子司徒左長史元琰齎
廢帝刳斮之具以示之攸之曰吾寧爲王陵死不作賈充
生尚未得即起兵乃上表稱慶幷與齊高帝書推功攸之
有素書十數行常韜在兩襠角云是宋明帝與己約誓又皇
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十挺割之得太后手令曰國家之事
一以委公明日遂舉兵其妾崔氏許氏諫曰官年已老那

不爲百口作計攸之指兩襠角示之攸之素畜士馬資用豐積至是戰士十萬鐵馬三千將發江陵使沙門釋僧粲筮之云不至都當自郢州回還意甚不悅初發江津有氣狀如塵霧從西北來正蓋軍上齊高帝遣衆軍西討攸之盡銳攻郢州行事柳世隆屢破之昇明二年還向江陵未至城已爲雍州刺史張敬兒所據無所歸乃與第三子中書侍郎文和至華容之鱣頭林投州吏家此吏嘗爲攸之所鞭待攸之甚厚不以往罰爲怨殺豬薦食既而村人欲取之攸之於櫟林與文和俱自經死村人斬首送之都或割其腹心有五竅征西主簿荀昭先以家財葬攸之攸之

晩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記憶常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及攻郢城夜嘗風浪米船沈没倉曹參軍崔靈鳳女先適柳世隆子攸之正色謂曰當今軍糧要急而卿不以在意由與城内婚姻邪靈鳳荅曰樂廣有言下官豈以五男易一女攸之懽然意解攸之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泰真有幹力召不肯來攸之遣二十人被甲追之泰真射殺數人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單身走入蠻追者既失之錄其母去泰真既失母乃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抑情待士如此初攸之賤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一小船出都三人

共上引棣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攸之曰豈有是事相者曰不驗便是相書誤耳後攸之爲郢荊三州趨之廣州刺史景文南豫州刺史景文字弘達齊永明中卒於光禄大夫攸之初至郢州有順流之志府主簿宗儼之勸攻郢城功曹臧寅以爲攻守勢異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鋭損威攸之不從既敗諸將帥皆奔散或呼寅俱亡寅曰我委質事人豈可幸其成而責其敗乃投水死又倉曹參軍金城邊榮爲府録事所辱攸之爲榮鞭殺録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爲留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一朝緩急便改

易本心不能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爲同人作賊不早來榮曰沈荊州舉義兵匡社稷身雖可滅要是宋世忠臣天下尚有直言之士不可謂之爲賊身本不蘄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命斬之榮歡笑而去容無異色太山程邕之者素依隨榮至是抱持榮謂敬兒曰君入人國不聞仁惠之聲而先戮義士三楚之人寧蹈江漢而死豈肯與將軍同日以生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泣奈何一日殺二義士比之臧洪及陳容廢帝之殞攸之欲起兵問知星人葛珂之珂之曰起兵皆候太白太白見則成伏則敗昔桂陽以太白

伏時舉兵一戰授首此近世明驗今蕭公廢昏立明正逢太白伏時此與天合也且太白尋出東方利用兵西方不利故攸之止不下及後舉兵珂之又曰今歲星守南斗其國不可伐攸之不從果敗攸之表檄文疏皆其記室南陽宗儼之辭也事敗責之荅曰士爲知已豈爲君輩所識遂伏誅攸之景和中與齊高帝同直殿省申以歡好帝以長女義興憲公主妻攸之第三子文和生二女並養之宮中恩禮甚厚及嫁皆得素舊貴公家營遣焉齊武帝制以攸之弟雍之孫僧昭爲義興公主後僧昭別名法朗少事天師道士常以甲子及甲午日夜著黃巾衣褐醮於私室時記

人吉凶頗有應驗自云為太山録事幽司中有所收録必
僧昭署名中年為山陰縣梁武陵王紀為會稽太守宴坐
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十許口便
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
即便喧聒又嘗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其故答曰國家有
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而
使至復謂人曰吾昔為幽司所使實為煩碎今已自解乃
開匣出黃紙書上有一大字字不可識曰教分判如此及
太清初謂親知曰明年海内喪亂生靈十不一存乃苦求
東歸既不獲許及亂百口皆殲僧昭位廷尉卿太清三年卒

宗慤字元幹南陽涅陽人也叔父少文高尚不仕慤年少問其所志慤荅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少文曰汝若不富貴必破我門戶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四挺身與劫相拒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時天下無事士人並以文義為業少文既高尚諸子羣從皆愛好墳典而慤任氣好武故不為鄉曲所知江夏王義恭為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慤隨鎮廣陵時從兄綺為征北府主簿與慤同住綺妾與給吏牛泰私通綺入直而泰潛來就綺妾慤知之入殺牛泰然後白綺義恭壯其意不罪也後以補國上軍將軍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自奮願行義恭舉慤有膽

勇乃除振武將軍爲安西參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
檀和之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遣
偏軍拒之爲賊所敗又遣慤慤乃分軍爲數道偃旗潛進
討破之仍攻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逆以
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慤以爲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乃製
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此潰亂遂剋林邑收其珍
異皆是未名之寶其餘雜物不可稱計慤一毫無犯唯有
被梳枕刷此外蕭然文帝甚嘉之三十年孝武伐逆以慤
爲南中郎諮議參軍領中兵及事平功次柳元景孝武即
位以爲左衛將軍封洮陽侯孝建中累遷豫州刺史監五

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富豪侈侯服玉食與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爲慤設粟飯菜葅謂客曰宗軍人串噉麤食慤致飽而退初無異辭至是業爲慤長史帶梁郡慤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爲嫌大明三年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慤表求赴討乘驛詣都面受節度上停輿慰勉慤聳躍數十左右顧眄上壯之及行隸車騎大將軍沈慶之初誕誑其衆云宗慤助我及慤至躍馬繞城呼曰我宗慤也事平入爲左衛將軍五年從獵墮馬腳折不堪朝直以爲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有佳牛堪進御官買不肯賣坐免官明年復先職廢帝即位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卒贈征

西將軍諡曰肅侯配食孝武廟庭子羅雲卒子元寶嗣
慤從子夬字明揚祖少文名列隱逸傳父敷西中郎諮議
參軍夬少勤學有局幹仕齊爲驃騎行參軍時竟陵王子
良集學士於西邸並見圖畫夬亦預焉齊鬱林之爲南郡
王居西州使夬管書記以筆札貞正見許故任焉時與魏
和通敕夬與尚書殿中郎任昉同接魏使皆時選也及文
惠太子薨王爲皇太孫夬仍管書記太孫即位多失德夬
頗自跡得爲秣陵令遷尚書都官郎少帝見誅舊寵多被
其災唯夬與傅昭以清正免齊明帝以爲郢州中從事以
父老去官南康王爲荊州刺史引爲別駕梁武帝起兵遷

西中郎諮議時西土位望唯吏與同郡樂藹劉坦爲州人所推服故領軍蕭穎胄深相委仗武帝受禪歷太子右衛率五兵尚書參掌大選天監三年卒子曜卿

論曰沈慶之以武毅之姿屬殷憂之日驅馳戎旅所在見推其戡難定功蓋亦宋之方邵及勤王之業克舉台鼎之位已隆年致懸車官成名立而卒至顛覆倚伏豈易知也諸子才氣並有高風將門有將斯言得矣攸之地處上流聲稱義舉專威擅命年且逾十終從諸葛之薨伐德其有數乎宗慤氣槩風雲竟成其志夬蹈履清正用升顯級亦各志能之士也

南史三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李　延壽

柳元景　元景弟子世隆　世隆子惔　惔弟惲
惲子偃　偃子盼　惲弟憕　憕弟忱
世隆從弟慶遠　慶遠子津
津子仲禮　敬禮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也高祖純位平陽太守不拜曾祖卓自本郡遷於襄陽官至汝南太守祖恬西河太守父憑馮翊太守元景少便弓馬數隨父伐蠻以勇稱寡言語有器質荊州刺史謝晦聞其名要之未及往而晦敗雍州刺史劉道產深愛其能會荊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復召之道產謂曰久規相屈今貴王有召難輒相留乖意以爲罔

周服闕累遷義恭司徒太尉城局參軍文帝見又知之先是劉道產在雍州有惠化遠蠻歸懷皆出緣沔爲村落戶口殷盛及道產死羣蠻大爲寇暴孝武西鎮襄陽義恭薦元景乃以爲武威將軍隨郡太守及至廣設方略斬獲數百郡境肅然隨王誕鎮襄陽元景從爲後軍中兵參軍及朝廷大舉北侵使諸鎮各出軍二十七年八月誕遣尹顯祖出貲谷魯方平薛安都龐法起入盧氏田義仁出魯陽加元景建威將軍總統軍帥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三秦冠族求入長安招懷關陝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人趙難納之元景率軍條進以前鋒深入懸軍無繼馳遣尹顯祖

入盧氏以爲諸軍聲援元景以軍食不足難可曠日相持乃束馬懸車引軍上百丈崖出溫谷以入盧氏法起諸軍進次方伯堆去弘農城五里元景引軍度熊耳山安都頓軍弘農法起進據潼關季明率方平趙難諸軍向陝十一月元景率衆至弘農營於關方口仍以元景爲弘農太守初安都留住弘農而諸軍已進陝元景旣到謂安都曰卿無坐守空城而令龎公孤軍深入宜急進軍衆軍並造陝下列營以逼之並大造攻具魏城臨河爲固恃險自守季明安都方平顯祖趙難諸軍頻三攻未拔安都方平各列陣於城東南以待之魏兵大合輕騎挑戰安都瞋目橫矛

單騎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辟易殺傷不可勝數於是衆
軍並鼓譟俱前魏多縱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兜
鍪解所帶鎧唯著絳衲兩當衫馬亦去具裝馳入賊陣猛
氣咆勃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如是者數四
每入衆無不披靡魏軍之將至也方平遣驛騎告元景時
諸軍糧盡各餘數日食元景方督義租并上驢馬以爲糧
運之計遣軍副柳元怙簡步騎二千以赴陝急卷甲兼行
一宿而至詰朝魏軍又出列陣於城外方平諸軍並成列
安都并領馬軍方平悉勒步卒左右犄角之餘諸義軍方
於城西南列陣方平謂安都曰今勍敵在前堅城在後是

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
安都曰卿言是也遂合戰安都不堪其憤橫矛直前殺傷
者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復入副譚金率騎從而奔之
自詰旦戰至日昃魏軍大潰面縛軍門者二千餘人諸將
欲盡殺之元景以為不可乃悉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
時北略諸軍王玄謨等敗退魏軍深入文帝以元景不宜
獨進且令班師諸軍乃自狐關度白楊嶺出于長洲安都
斷後宋越副之法起自潼關向商城與元景會季明亦從
胡谷南歸並有功而入誕登城望之以鞍下馬迎元景時
魯爽向虎牢復使元景率安都等北出爽退乃還再出北

侵威信著於境外孝武入討元凶以爲諮議參軍配萬人
爲前鋒宗慤薛安都等十三軍皆隸焉時義軍船乗小陋
慮水戰不敵至蕪湖元景大喜倍道兼行至新亭依山建
壘柵東西據險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
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元景察賊衰竭乃命開壘鼓譟
以奔之賊衆大潰劭更率餘衆自來攻壘復大破之劭僅
以身免上至新亭即位以元景爲侍中領左衞將軍尋轉
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之竟陵隨二郡
諸軍事始上在巴口問元景事平何所欲對曰願還鄉里
故有此授初臧質起義以南譙王義宣闇弱易制欲相推

奉潛報元景使率所領西還元景即以質書呈孝武語其
信曰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方應伐逆不容西還
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爲雍州質慮其爲荆州後患稱爪牙
不宜遠出上重違其言更以元景爲領軍將軍加散騎常
侍封曲江縣公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遣左衛將軍王玄
謨討之加元景撫軍將軍假節置佐係玄謨後以爲領南
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臧質義宣並反王玄謨南據梁
山垣護之薛安都度據歷陽元景出屯採石玄謨求益兵
上使元景進屯姑熟元景悉遣精兵助王玄謨以羸弱居
守所遣軍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謂都下兵悉

至由是剋捷與沈慶之俱以本號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晉安郡公固讓開府復爲領軍太子詹事加侍中大明三年爲尚書令太子詹事侍中中正如故以封在嶺南改封巴東郡公又命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正如故又讓開府乃與沈慶之俱依晉密陵侯鄭袤不受司空故事六年進司空侍中中書令中正如故又固讓乃授侍中驃騎大將軍南兖州刺史留衛都下孝武晏駕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僕射顏師伯並受遺詔輔幼主遷尚書令領丹陽尹侍中將軍如故加開府儀同三司給班劒二十人固辭班劒元景少時貧苦嘗下都至大雷日暮寒甚

頗有羇旅之歎岸側有一老父自稱善相謂元景曰君方大富貴位至三公元景以爲戲之曰人生免飢寒幸甚豈望富貴老父曰後當相憶及貴求之不知所在元景起自將率及當朝理務雖非所長而有弘雅之美時在朝勳要多事產業惟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菜得錢二萬送還宅元景怒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耳乃復賣以取錢奪百姓之利邪以錢乞守園人孝武嚴暴無常元景雖荷寵遇恒慮及禍太宰江夏王義恭及諸大臣莫不重足屏氣未嘗敢私相往來孝武崩義恭元景等並相謂曰今日始免橫死義恭與義陽等諸王元

景與顏師伯等常相馳逐聲樂酣飲以夜繼晝前廢帝少有凶德內不能平殺戴法興後悖情轉露義恭元景憂懼乃與師伯等謀廢帝立義恭持疑未決發覺帝親率宿衛兵自出討之稱詔召元景左右奔告兵刃非常元景知禍至整朝服乘車應召出門逢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左右壯士數十人欲拒命元景苦禁之及出巷軍士大至下車受戮容色恬然長子慶宗有幹力而情性不倫孝武使元景送還襄陽於道賜死次子嗣宗紹宗茂宗孝宗文宗仲宗成宗秀宗至是並遇禍元景六弟僧景僧珍叔宗叔政叔珍叔仁僧珍叔仁及子姪在都下襄陽死者數十人元

景少子承宗嗣宗子纂並在孕獲全明帝即位贈太尉給班劒三十人羽葆鼓吹一部諡曰忠烈公元景從父兄元怙大明末同晉安王子勛逆事敗歸降元景從祖弟光世留鄉里仕魏爲河北太守封西陵男與司徒崔浩親浩被誅光世南奔明帝時位右衛將軍順陽太守子欣慰謀反光世賜死

世隆字彥緒元景弟子也父叔宗字雙驎位建威參軍事早卒世隆幼孤挺然自立不與衆同雖門勢子弟獨脩布衣之業及長好讀書折節彈琴涉獵文史音吐温潤元景愛賞異於諸子言於宋孝武得召見帝謂元景曰此兒將

來復是三公一人爲西陽王撫軍法曹行參軍出爲武威將軍上庸太守帝謂元景曰卿昔以武威之號爲隨郡今復以授世隆使卿門世不乏公也元景爲前廢帝所殺世隆以在遠得免太始初四方反叛世隆於上庸起兵以應宋明帝爲孔道存所敗衆散逃隱道存購之甚急軍人有貌相似者斬送之時世隆母郭妻閻竝見縶襄陽獄道存以所送首示之母見首悲情小歇而妻閻號叫方甚竊謂郭曰今見不悲爲人所覺唯當大慟以滅之世隆竟以免後爲太子洗馬與張緒王延之沈琰爲君子之交累遷晉熙王安西司馬加寧朔將軍時齊武帝爲長史與世隆相

遇甚惟齊高帝之謀度廣陵也令武帝率衆同會都下
世隆與長流參軍蕭景先等戒嚴待期事不行時朝廷疑
憚沈攸之密爲之防府州器械皆有素蓄武帝將下都劉
懷珍白高帝曰夏口是兵衝要地宜得其人高帝納之與
武帝書曰汝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委以後事世隆其
人也武帝乃舉世隆自代轉爲武陵王前軍長史江夏内
史行郢州事昇明元年冬攸之反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
孫同等以三萬人爲前驅又遣司馬冠軍劉攘兵等二萬
人次之又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王靈秀等分兵出夏口
據魯山攸之乘輕舸從數百人先大軍下住白螺洲坐胡

牀以望其軍有自驕色既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攸之
將去世隆遣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晝夜攻戰世隆隨
宜拒應衆皆披却武帝初下與世隆别曰攸之一旦爲變
雖留攻城不可卒拔卿爲其内我爲其外乃無憂耳至是
武帝遣軍主桓敬陳胤叔苟元賓等八軍據西塞令堅壁
以待賊疲慮世隆危急遣腹心胡元直潛使入郢城通援
軍消息内外並喜郢城既不可攻而平西將軍黄回軍至
西陽乘三層艦作羌胡伎泝流而進攸之素失人情本逼
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叛者至此稍多攸之大怒於是一
人叛遣十人追並去不返劉攘兵射書與世隆請降開門

納之攸之怒銜鬚咀之收攘兵兄子天賜女壻張平虜斬之軍旅大散世隆乃遣軍副劉僧驎緣道追之攸之已死徵爲侍中仍遷尚書右僕射封貞陽縣侯出爲吳郡太守居母憂寒不衣絮齊高帝踐祚起爲南豫州刺史加都督進爵爲公上手詔司徒褚彥回甚傷美之彥回曰世隆事陛下在危盡忠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加榮增寵足以敦厲風俗建元二年授右僕射不拜性愛涉獵啓高帝借祕閣書上給二千卷三年出爲南兗州刺史加都督武帝即位加散騎常侍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

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髙齒屐題簾箔旌曰永
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遷護軍而衛
軍王儉偕下官敬甚謹世隆止之儉曰將軍雖存弘眷如
王典何其見重如此性清廉唯盛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
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邪荅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
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光祿大夫韋祖征州
里宿德世隆雖已貴重每為之拜人或勸祖征止之荅曰
司馬公所為後生楷法吾豈能止之哉後授尚書左僕射
湘州蠻動遣世隆以本官揔督伐蠻衆軍仍為湘州刺史
加都督至鎮以方略討平之在州立邸興生為御史中丞

庾杲之所奏詔不聞後入爲尚書左僕射不拜乃轉尚書
令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世稱柳公雙
瑣爲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矟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
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以疾遜位拜
左光祿大夫侍中永明九年卒詔給東園祕器贈司空班
劒二十人謚曰忠武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
履十往五往常坐一處及卒墓工圖墓正取其坐處焉所
著龜經祕要二卷行於世長子悅字文殊少有清致位中
書郎早卒謚曰恭世隆次子惔
惔字文通好學工製文尤曉音律少與長兄悅齊名王儉

謂人曰柳氏二龍可謂一日千里僉爲尚書左僕射嘗造
世隆宅世隆謂爲詣己徘徊久之及至門唯求悦及惔遣
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今故報禮若仍相造
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嘗預齊武烽火樓宴帝善其詩謂
豫章王嶷曰惔非徒風韻清爽亦屬文遒麗後爲巴東王
子響友子響爲荊州惔隨之鎮子響昵近小人惔知將爲
禍稱疾還都及難作以免累遷新安太守居郡以無政績
免建武末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及梁武帝起兵惔舉漢中
以應梁武受命爲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武帝之鎮襄陽
惔祖道帝解茅土玉環贈之天監二年元會帝謂曰卿所

佩玉環是新亭所贈邪對曰既而瑞感神衷臣謹服之無
斁帝因勸之酒惔時未卒爵帝曰吾常比卿劉越石近辭
巵酒邪罷會封曲江縣侯帝因宴為詩貽惔曰爾寔冠羣
后惟余實念功帝又嘗謂曰徐元瑜違命嶺南周書父子
兄弟罪不相及朕已放其諸子何如惔曰罰不及嗣賞延
于後今復見之聖朝時以為知言尋遷尚書左僕射年六
十卒於湘州刺史謚曰穆惔度量寬博家人未嘗見其喜
慍甚重其婦頗成畏憚性愛音樂女伎精麗略不敢視僕
射張稷與惔狎密而為惔妻賞敬稷每詣惔必先相問夫
人惔每欲見妓恒因稷請奏其妻隔幔坐妓然後出惔因

得留目惔者仁政傳及諸詩賦粗有辭義子昭位中書郎
襲爵曲江侯
惔弟惲字文暢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與陳郡謝瀹鄰居
深見友愛瀹曰宅南柳郎可爲儀表初宋時有嵇元榮羊
蓋者並善琴云傳戴安道法惲從之學惲特窮其妙齊竟
陵王子良聞而引爲法曹行參軍唯與王暕陸杲善每歎
曰暕雖名家猶恐累我也雅被子良賞狎子良嘗置酒後
園有晉太傅謝安鳴琴在側援以授惲惲彈爲雅弄子良
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夜豈止當今
稱奇亦可追蹤古烈爲太子洗馬父憂去官著述先須申

其罔極之心文甚哀麗後試守鄱陽相聽吏屬得盡三年
喪禮署之文教百姓稱焉還除驃騎從事中郎梁武帝至
建鄴惲候謁石頭以爲征東府司馬上牋請城平之日先
收圖籍及遵漢高寬大之義帝從之後爲相國右司馬天
監元年除長兼侍中與僕射沈約等共定新律惲立性貞
素以貴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爲詩云亭皐木葉下隴
首秋雲飛琅邪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
武帝與宴必詔惲賦詩嘗和武帝登景陽樓篇云太液滄
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彫輦逐風游深見賞美當
時咸共稱傳歷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祕書監右衛將軍

再爲吳興太守爲政清靜人吏懷之於郡感疾自陳解任父老千餘人拜表陳請事未施行卒初惲父世隆彈琴爲士流第一惲每奏其父曲常感思復變體備寫古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過以筯扣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爲雅音後傳擊琴自於此惲常以今聲轉棄古法乃著清調論具有條流齊竟陵王嘗宿晏明旦將朝見惲投壺梟不絕停輦久之進見遂晚齊武帝遲之王以實對武帝復使爲之賜絹二十匹嘗與琅邪王瞻博射嫌其皮闊乃摘梅帖烏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梁武帝好弈棊使惲品定棊譜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優劣爲棊品三卷惲

爲第二焉帝謂周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
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惲著十杖龜經性好醫術盡
其精妙少子偃字彥游年十二梁武帝引見詔問讀何書
對曰尚書又問有何美句對曰德惟善政政在養人衆咸
異之詔尚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都亭侯位鄱陽
內史卒子盼尚陳文帝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後主即
位以帝舅加散騎常侍盼性愚戇使酒因醉乘馬入殿門
爲有司劾免卒於家贈侍中中護軍后從祖弟莊清警有
鑒識自盼卒後太后宗屬唯莊爲近兼素有名望深被恩
禮位度支尚書陳亡入隋爲岐州司馬惲弟憕

惔字文深少有大意好玄言通老易梁武帝舉兵至姑熟惔與兄惲及諸友朋於小郊候接時道路猶梗惔與諸人同憩逆旅食俱去行里餘惔曰寧我負人不人負我若復有追堪憩此客命左右燒逆旅舍以絶後追當時服其善斷歷位給事黄門侍郎與琅邪王峻齊名俱爲中庶子時人號爲方王後爲鎭北始興王長史王移鎭益州復請惔帝曰柳惔風標才氣恐不能久爲少王臣王祈請數四不得已以爲鎭西長史蜀郡太守在蜀康恪爲政益部懷之

惔弟忱

忱字文若年數歲父世隆及母閻氏並疾忱不解帶經年

及居喪以毁聞仕郡爲西中郎主簿東昏遣巴西太守劉山陽由荆州襲梁武帝于雍州西中郎長史蕭穎胄未定召忱及其所親席闡文等夜入議之忱及闡文竝勸同武帝穎胄從之以忱爲寧朔將軍累遷侍中郢州平穎胄議遷都夏口忱以巴峽未賔不宜輕捨根本搖動人心不從俄而巴東兵至峽口遷都之議乃息論者以爲見機及梁受命封州陵伯歷五兵尚書秘書監散騎常侍改授給事中光祿大夫疾篤不拜卒謚曰穆忱兄弟十五人多少亡唯第二兄愻第三兄惲第四兄憕及忱三兩年閒四人迭爲侍中復居方伯當世罕比子範嗣

慶遠字文和元景弟子也父叔珍義陽內史慶遠仕齊爲魏興太守郡遭暴水人欲移於杞城慶遠曰吾聞江河長不過三日命築土而已俄而水退百姓服之後爲襄陽令梁武帝之臨雍州問京兆人杜惲求州綱紀惲言慶遠武帝曰文和吾已知之所問未知者耳因辟爲別駕慶遠謂所親曰天下方亂定霸者其吾君乎因盡誠協贊及起兵慶遠常居帷幄爲謀主從軍東下身先士卒武帝行營見慶遠頓舍嚴整每歎曰人人若是吾又何憂建康城平爲侍中帶淮陵齊昌二郡太守城內嘗夜火衆並驚懼武帝時居宮中悉斂諸門籥問柳侍中何在慶遠至悉付之其

見任如此霸府建爲從事中郎武帝受禪封重安侯位散騎常侍改封雲杜侯出爲雍州刺史加都督帝餞於新亭謂曰卿衣錦還鄉朕無西顧憂矣始武帝爲雍州慶遠爲別駕謂曰昔羊公語劉弘卿後當居吾處今相觀亦復如是曾未十年而慶遠督府談者以爲逾於魏詠之累遷侍中領軍將軍給扶出爲雍州刺史慶遠重爲本州頗厲清節士庶懷之卒官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惠侯喪還都武帝親出臨之初慶遠從父兄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我門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

子津字元舉雖乏風華性甚強直人或勸之聚書津曰
吾常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邪歷散騎常侍太子
詹事襲封雲杜侯侯景圍城旣急帝召津問策對曰陛下
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可平太清三年城陷
卒子仲禮勇力兼人少有膽氣身長八尺眉目疎朗初簡
文帝爲雍州刺史津爲長史及簡文入居儲宮津亦得侍
從仲禮留在襄陽馬仗軍人悉付之撫循故舊甚得衆和
起家著作佐郎稍遷電威將軍陽泉縣侯中大通中西魏
將賀拔勝來逼樊鄧仲禮出擊破之除黃門郎稍遷司州
刺史武帝思見其面使畫工圖之初侯景潛圖反噬仲禮

先知之屢啓求以精兵三萬討景朝廷不許及景濟江朝野便望其至兼蕃雍司精卒與諸蕃赴援見推總督景素聞其名甚憚之仲禮亦自謂當世英雄諸將莫己若也韋粲見攻仲禮方食投箸被練馳之騎能屬者七十比至粲已敗仲禮因與景戰於青塘大敗之景與仲禮交戰各不相知仲禮稍將及景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再斫仲禮中肩馬陷于淖賊聚稍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以免自此壯氣外衰不復言戰神情傲佷凌蔑將帥邵陵王綸亦鞭策軍門每日必至累刻移時仲禮亦弗見也綸既忿歎怨隙遂成而仲禮常置酒高會日作優倡毒掠百姓汙辱

妃主父遠登城謂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盡心竭力百代之後謂汝爲何仲禮聞之言笑自若晚又與臨城公大連不協景嘗登朱雀樓與之語遺以金環是後閉營不戰衆軍日固請皆悉拒焉南安侯駿謂曰城急如此都督不復憂分如脫不守何面以見天下義士仲禮無以應之及臺城陷侯景矯詔使石城公大款以白虎幡解諸軍仲禮召諸將軍會議邵陵王以下畢集王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宮闕淪没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諸軍乃隨方各散時湘東王繹遣王琳送米二十萬石以饋軍至姑熟

閶臺城陷乃沈米於江而退仲禮及弟敬禮羊鴉仁王僧辯趙伯超並開營降賊時城雖淪陷援軍甚衆軍士咸欲盡力及聞降莫不歎憤論者以為梁禍始於朱异成於仲禮仲禮等入城並先拜景而後見帝帝不與言既而景留柳敬禮羊鴉仁而遣仲禮僧辯西上各復本位餞於後渚景執仲禮手曰天下之事在將軍耳郢州巴西並以相付及至江陵會岳陽王詧南寇湘東王以仲禮為雍州刺史襲襄陽仲禮方觀成敗未發及南陽圍急杜岸請救仲禮乃以別將夏侯強為司州刺史守義陽自帥衆如安陸使司馬康昭如竟陵討孫暠暠執魏戍人以降仲禮命其將

王叔孫爲竟陵太守副軍馬岫爲安陸太守置孥於安陸而以輕兵師于㴩頭將侵襄陽岳陽王詧告急于魏魏遣大將楊忠援之仲禮與戰于㴩頭大敗并弟子禮没于魏魏相安定公待仲禮以客禮西魏於是盡得漢東

仲禮弟敬禮少以勇烈聞麤暴無行檢恒略賣人爲百姓所苦故襄陽有柳四郎歌起家著作佐郎稍遷扶風太守侯景度江敬禮率馬步三千赴援至都與景頻戰甚著威名臺城陷與兄仲禮經略上流留敬禮質以爲護軍將軍景餞仲禮於後渚敬禮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之兄便可殺雖死無恨仲禮壯其言許之及酒數行敬禮目仲

禮仲禮見備衛嚴不敢動遂不果會景征晉熙敬禮與南康王會理謀襲其城剋期將發建安侯蕭賁告之遂遇害臨死曰我兄老婢也國敗家亡實余之責今日就死豈非天乎

論曰柳元景行已所資豈徒武毅當朝任職實兼雅道卒至覆族遭逢亦有命乎世隆文武器業殆人望也諸子門素所傳俱云克構仲禮始終之際其不副也何哉豈惟天方喪梁不然何斯人而有斯迹也

列傳第二十八　　南史三十八

列傳第二十九　　南史三十九

李　延壽

殷孝祖 族子琰

劉勔 子悛　孫孺　覽　遵　悛弟子苞　悛弟繪　繪子孝綽　繪弟瑱

殷孝祖陳郡長平人也曾祖羨晉光祿勳父祖官並不達孝祖少誕節好酒色有氣幹宋孝武時以軍功仕至積射將軍前廢帝景和元年爲兗州刺史明帝初即位四方反叛孝武外甥司徒參軍潁川荀僧韶建議銜命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徐州刺史薛安都遣薛索兒等屯據津徑僧韶間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憂危假

命漏刻主上曾不浹辰夷凶翦暴國亂朝危宜立長主公卿百辟人無異議而羣迷相扇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幸舅少有立功之志長以氣節成名若能控濟河義勇還奉朝廷非唯匡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即日棄妻子率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都時普天同逆朝廷唯保丹陽一郡孝祖忽至衆力不少人情於是大安進孝祖號冠軍將軍假節督前鋒諸軍事御仗先有諸葛亮筒袖鎧鐵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悉以賜孝祖孝祖負其誠節陵轢諸將時賊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與大將王玄謨別悲不自勝衆並駭怪泰始二年三月三日與賊合戰

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射者十手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中流矢死追贈建安縣侯謚曰忠

琰字敬珉孝祖族子也父道鸞宋衡陽王義季右軍長史琰少為文帝所知見遇與琅邪王景文相埒前廢帝永光元年累遷黃門侍郎出為山陽王休祐右軍長史南梁郡太守休祐入朝琰乃行府州事明帝泰始元年以休祐為荆州會晉安王子勛反即以琰為豫州刺史土人前右軍杜叔寶等並勸琰同逆琰素無部曲無以自立受制於叔寶二年正月帝遣輔國將軍劉勔西討之築長圍創攻道

於東南角并作大蝦蟇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壍十二月琰乃始降時琰有疾以板自輿與諸將帥面縛請罪勔並撫宥之無所誅戮後除少府加給事中卒官琰性和雅靜素寡嗜慾諳前世舊事事尺甚謹少以名行見稱在壽陽被攻圍積時爲城内所懷附揚州刺史王景文征西將軍蔡興宗司空褚彦回並相與友善

劉勔字伯猷彭城安上里人也祖懷義父穎之位並郡守勔少有志節兼好文義家貧仕宋初爲廣州增城令稍遷鬰林太守大明初還都徐州刺史劉道隆請爲寧朔司馬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勔隨道隆受沈慶之節度事平封

金城縣五等侯除西陽王子尚撫軍參軍入直閤先是費
沈伐陳檀不尅乃除勔龍驤將軍西江督護鬱林太守勔
既至隨宜翦定大致名馬幷獻珊瑚連理樹上甚悅前廢
帝即位爲屯騎校尉又入直閤明帝即位江州刺史晉安
王子勛爲逆四方響應勔以本官領建平王景素輔國司
馬進據梁山會豫州刺史殷琰反叛召勔還都復兼山陽
王休祐驃騎司馬致討時琰嬰城固守自始春至于末冬
勔內攻外禦戰無不捷善撫將帥以寬厚爲衆所依將軍
王廣之求勔所自乘馬諸將並忿廣之貪冒勸勔以法裁
之勔懽笑即解馬與廣之及琰請降勔約令三軍不得妄

動城内士庶感悦咸曰來蘇還遷都拜太子右衛率封鄱陽縣侯遷右衛將軍行豫州刺史加都督後徵拜散騎常侍中領軍勔以世路糾紛有懷止足經始鍾嶺之南以為栖息聚石蓄水髣髴丘中朝士雅素者多往游之明帝臨崩顧命以為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廢帝即位加兵五百人元徽初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勔解職勔曰吾執心行己無愧幽明若才輕任重災眚必及天道密微避豈能免桂陽王休範為亂奄至建鄴加勔使持節領軍將軍置佐鎮扞石頭既而賊衆屯朱雀航南右軍將軍王道隆率宿衛向朱雀聞賊已至急信召勔勔戰敗死之事平贈

司空謚曰昭公子悛

悛字士操隨父征竟陵王誕於廣陵以功拜駙馬都尉後爲桂陽王征北中兵參軍與齊武帝同直殿内並爲宋明帝所親待由是與武帝款好悛本名忱宋明帝多忌反語劉忱爲臨讎改名悛焉齊武帝嘗至悛宅晝臥覺悛自捧金澡罐受四升水以沃盥因以與帝前後所納稱此後遷安遠護軍武陵内史郡南古江堤久廢悛脩未畢而江水忽至百姓棄役奔走悛親率厲之於是乃立漢壽人邵榮興六世同爨悛表其門閭悛強濟有世調善於流俗蠻王田僮在山中年垂百餘歲南譙王義宣爲荆州僮出謁至

是又謁悛明帝崩表求奔赴敕帶郡還都吏人送者數千萬人悛人人執手係以涕泣百姓感之贈送甚厚桂陽之難加寧朔將軍助守石頭父勔於大航戰死悛時遇疾扶伏路次號哭求勔屍勔屍項復傷缺悛割髮補之持喪墓側冬日不衣絮齋高帝代勔為領軍素與勔善書譽悛殷勤抑勉建平王景素反高帝總衆悛初免喪高帝召悛及弟愷入省欲使領支軍及見皆羸削改貌乃止霸業初建悛先致誠節沈攸之事起加輔國將軍後為廣州刺史襲爵鄱陽縣侯武帝自尋陽還遇悛雕宴叙舊停十餘日乃下遣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攝衣履備父友之敬齊受禪

國除平西記室參軍夏侯恭叔上書以柳元景中興功臣
劉勔殞身王事宜存封爵詔以與運隆替不容復厝意也
初蒼梧廢高帝集議中華門見悛謂曰君昨直耶悛曰僕
昨正直而之急在外至是上謂悛曰功名之際人所不忘
卿昔在中華門苔我何其欲謝世事悛曰臣世受宋恩門
荷齊眷非常之勲非臣所及敢不以實仰苔遷太子中庶
子領越騎校尉時武帝在東宫每幸悛坊閑言至夕賜屏
風帷帳武帝即位改領軍將軍後拜司州刺史悛父勔討
殷琰平壽陽無所犯害百姓德之為立碑記悛步道從壽
陽之鎮過勔碑拜敬涕泣於州下立學校得古禮器銅罍

甗甑山銅罍罇銅豆鍾各二口獻之還長兼侍中車駕數幸悛宅宅盛修山池造甕牖武帝著鹿皮冠披悛菟皮衾於牖中宴樂以冠賜悛至夜乃去後從駕登蔣山上數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顧謂悛曰此況卿也世言富貴好改其素情吾雖有四海今日與卿盡布衣之適悛起拜謝累還始興王前軍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行益州府州事初高帝輔政有意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及施行建元四年奏朝請孔顗上鑄錢均貨議辭證甚博其略以為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三

吳國之關奧比歲時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
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
而難用爲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人所盜鑄嚴
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謂錢無用之
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
爲患也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
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以爲開置
泉府方牧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若官鑄已
布於人使嚴斷翦鑿輕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
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爲大利貧良之人塞姦巧之路錢

貧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時議多以錢貨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人姦高帝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寢永明八年悛啓武帝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可二頃地有燒鑪四所高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度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丈并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通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近在青衣水南青衣左側並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縣又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鑄近喚蒙山獠出云甚可經略此議若立潤利無極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

州鑄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得千餘萬功費多
乃止悛仍代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監益寧二州諸軍事
悛既藉舊恩尤能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罷廣司
二州傾資貢獻家無留儲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罷
任以本號還都欲獻之而武帝晏駕鬱林新立悛奉獻減
少鬱林知之諷有司收悛付廷尉將加誅戮明帝啓救之
見原禁錮終身雖見廢黜而賓客日至海陵即位以白衣
除兼左户尚書尋除正明帝立加領驍騎將軍復故官駙
馬都尉悛歷朝見恩遇高帝爲鄱陽王鏘納悛妹爲妃明
帝又爲晉安王寶義納悛女爲妃自此連姻帝室王敬則

反悛出守琅邪城轉五兵尚書悛兄弟以父死朱雀航終身不行此路明帝崩東昏即位改授散騎常侍領驍騎將軍尚書如故衞送山陵路經朱雀航感慟至曲阿而卒贈太常常侍都尉如故謚曰敬子

子孺字季幼幼聰敏七歲能屬文年十四居喪毀瘠骨立宗黨咸異之叔父瑱爲義興郡携以之官常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吾家明珠也及長美風采性通和雖家人不見其喜愠本州召迎主簿起家中軍法曹行參軍時鎮軍沈約聞其名引爲主簿恒與游宴賦詩大爲約所嗟賞累遷太子中舍人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甞在御坐爲李賦受詔

便成文不加點梁武帝甚稱賞之後侍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帝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遷中書郎兼中書通事舍人歷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累遷散騎常侍左戶尚書大同五年守吏部尚書出為晉陵太守在郡和理為吏人所稱入為侍中後復為吏部尚書母憂以毀卒謚曰孝子孺少與從兄苞孝綽齊名苞早卒孝綽數坐免黜位並不高唯孺貴顯有文集二十卷孺弟覽

覽字孝智十六通老易位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廬于墓常

再朞不嘗鹽酪食麥粥而已隆冬止著單布衣家人慮不勝喪中夜竊置炭於牀下覽因暖得寐及覺知之號慟歐血梁武帝聞其至性數使省視服闋除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名姓當官清正無所私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劾奏免官孝綽怨之常謂人曰犬噬行路覽噬家人出爲始興內史居郡尤勵清節復爲左丞卒官覽弟遵

遵字孝陵少清雅有學行工屬文爲晉安王綱宣惠雲麾二府記室甚見賓禮王立爲皇太子仍除中庶子遵自隨藩及在東宮以舊恩偏蒙寵遇時輩莫及卒官皇太子深

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曰賢從弟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内含玉潤外表瀾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為心辭章博贍玄黄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益者三友此寔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野多馴翟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其見愛賞如此

苞字孝甞一字孟甞愋弟子也父愃位太子中庶子苞三歲而孤至六七歲見諸父常泣時伯父愋繪等並顯貴其

母謂其畏憚怒之苞曰早孤不及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
心中悲耳因而歔欷母亦悲慟初苞父母及兩兄相繼亡
歿悉假瘞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不資諸父奉
君母朱夫人及所生陳氏並扇席温枕叔父繪常歎伏之
少好學能屬文家有舊書例皆殘蠹手自編緝筐篋盈滿
梁初以臨川王妃弟故自征虜主簿遷右軍功曹累遷太
子洗馬掌書記侍講壽安殿及從兄孝綽等並以文藻見
知多預宴坐受詔詠天泉池荷及採菱調下筆即成天監
十年卒臨終呼友人南陽劉之遴託以喪事從儉苞居官
有能名性和直與人交面折其非退稱其美士友咸以此

歎惜之
繪字士章愃弟也初爲齊髙帝行叅軍帝歎曰劉公爲不
亡也及豫章王嶷鎮江陵繪爲鎮西外兵叅軍以文義見
禮時琅邪王鋼爲功曹以吏能自進嶷謂僚佐曰吾雖不
能得應嗣陳蕃然閤下自有二驥也性通悟出爲南康相
郡人有姓賴所居名穢里刺謁繪繪戲嘲之曰君有何穢
而居穢里此人應聲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嘿然
不荅亦無忤意歎其辯速後歷位中書郎掌詔誥敕助國
子祭酒何胤撰脩禮儀永明末都下人士咸盛爲文章談義
皆湊竟陵西邸繪爲後進領袖時張融以言辭辯捷周顒

彌爲清綺而繪音采不贍麗雅有風則時人爲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間也魚復侯子響誅後豫章王嶷欲求葬之召繪爲表言其事繪須史便成嶷歎曰祢衡何以過此唯足八字云提攜鞠養俯見成人後魏使至繪以辭辯被敕接使事畢當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隆昌中兄悛坐事將見誅繪伏闕請代兄死明帝輔政救之乃免死明帝即位爲太子中庶子安陸王寶晊爲湘州以繪爲冠軍長史長沙内史行湘州事寶晊妃悛女也寶晊愛其侍婢繪奪取具以啓聞寶晊以爲恨與繪不協遭母喪去官有至性

服闋爲晉安王征北長史南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及梁武起兵朝廷以繪爲雍州刺史固讓不就衆以朝廷昏亂爲之寒心繪終不受乃改用張欣泰轉繪建安王車騎長史行府國事及東昏見殺城內遣繪及國子博士范雲等賫其首詣梁武帝於石頭轉大司馬從事中郎卒子孝綽

孝綽字孝綽本名冉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即孝綽小字也父繪齊時掌詔誥孝綽時年十四繪常使代草之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命駕造焉昉尤相賞好范雲年長繪十餘歲其子

孝才與孝綽年並十四五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乃命孝
才拜之兼善草隷自以書似父乃變為別體梁天監初起
家著作佐郎為歸沐詩贈任昉昉報曰彼美洛陽子投我
懷秋作詎慰耋嗟人徒深老夫託直史兼褒貶轄司專疾
惡九折多美疹匪報庶良藥其為名流所重如此後遷兼
尚書水部郎奉啓陳謝手敕答曰美錦未可便製簿領亦
宜稍習頃之即真武帝時因宴幸令沈約任昉等言志賦
詩孝綽亦見引嘗侍宴於坐作詩七首武帝覽其文篇篇
嗟賞由是朝野改觀累遷秘書丞武帝謂舍人周捨云第
一官當知用第一人故以孝綽居此職後為太子僕掌東

宮管記時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孝綽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見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先圖孝綽太子文章羣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遷兼廷尉卿初孝綽與到溉兄弟甚狎溉少孤宅近僧寺孝綽往溉許適見黃臥具孝綽謂僧物色也撫手笑溉知其旨奮拳擊之傷口而去又與洽同游東宮孝綽自以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洽深銜之及孝綽爲廷尉攜妾入廷尉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爲御史中丞遣令史劾奏之云攜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武帝爲隱其惡改妹字爲姝孝綽坐免官諸弟時隨藩皆在荆雍乃與書論

共洽一不平者十事其辭皆訴到氏又寫別本封至東宮昭明太子命焚之不開視孝綽免職後武帝數使僕射徐勉宣旨慰撫之每朝宴常預焉及武帝爲籍田詩又使勉先示孝綽時奉詔作者數十人帝以孝綽詩工即日起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遷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坐受人絹一束爲餉者所訟左遷信威臨賀王長史晚年忽忽不得志後爲祕書監初孝綽居母憂冬月飲冷水因得冷癖以大同五年卒官年五十九孝綽少有盛名而仗氣負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極言詆訾領軍臧盾太府卿沈僧旻等並被時遇孝綽尤輕之每於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

與語及呼騶卒訪道途間事由此多忤於物前後五免孝
綽辭藻爲後進所宗時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徧好事
者咸諷誦傳寫流聞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之文集數十萬
言行於時兄弟及羣從子姪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近
古未之有也其三妹一適琅邪王叔英一適吳郡張嵊一
適東海徐悱並有才學悱妻文尤清拔所謂劉三娘者也
悱爲晉安郡卒喪還建鄴妻爲祭文辭甚悽愴悱父勉本
欲爲哀辭及見此文乃閣筆
孝綽子諒字求信小名春少好學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
時人號曰皮裏晉書位中書宣城王記室爲湘東王所善

王嘗游江濱歎秋望之美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以爲刺已應曰卿言目眇眇以愁予邪從此嫌之

孝緽弟孝儀幼孤與諸兄弟相勗以學並屬文孝緽嘗云三筆六詩三即孝儀六謂孝威也舉秀才累遷尚書殿中郎敕令製雍州平等寺金像碑文甚宏麗晉安王綱鎮襄陽引爲安北功曹史及王爲皇太子仍補洗馬遷中舍人出爲陽羨令甚有稱績後爲中書郎以公事左遷安西諮議參軍兼散騎常侍使魏還除中書郎累遷尚書左丞長兼御史中丞在職多所彈糾無所顧望當時稱之

出爲臨海太守時政綱踈闊百姓多不遵禁孝儀下車宣下條制勵精綏撫境内翕然風俗大變入遷都官尚書太清元年出爲豫州内史侯景寇建鄴孝儀遣子勵帥郡兵三千隨前衡州刺史韋粲入援及宮城不守孝儀爲前歷陽太守莊鐵所逼失郡卒孝儀爲人寬厚内行尤篤第二兄孝能早卒孝儀奉寡嫂甚謹家内巨細必先諮決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失禮時人以此稱之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第五弟孝勝位尚書右丞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爲安西武陵王紀長史蜀郡太守紀僭號於蜀以爲尚書僕射隨紀出峽口兵敗被執元帝宥之以爲司徒右長史第六

弟孝威氣調爽逸風儀俊舉初爲安北晉安王法曹後爲
太子洗馬中舍人庶子率更令並掌管記大同中白雀集
東宮孝威上頌甚美太清中遷中庶子兼通事舍人及侯
景寇亂隨司州刺史柳仲禮至安陸卒第七弟孝先位武
陵王主簿與兄孝勝俱隨紀軍出峽口兵敗元帝以爲黃
門郎遷侍中
瑱字士温繪弟也少有行業文藻篆隸丹青並爲當世所
稱時有滎陽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並爲當世第一
瑱妹爲齊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爲齊明帝所誅妃追傷
遂成痼疾醫所不療有陳郡殷蒨善寫人面與真不別瑱

令蒨畫王形像并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
瑱乃密使媼姊示妃妃視畫仍唾之因罵云故宜其早死
於是恩情即歇病亦除差此姬亦被廢苦因即以此畫焚
之瑱仕齊歷尚書吏部郎義興太守先繪卒

論曰當太始之際二殷去就不同原始要終各以名節自
立孝祖翫敵而亡蓋其宜也劉勔出征久撫所在流譽行
已之節赴蹈爲期雖古之忠烈亦何以加此悛至性過人
繪辭義克舉諸子各擅雕龍當年方駕文采之盛殆難繼
乎孝綽中冓爲尤可謂人而無儀者矣

列傳第二十九　　南史三十九